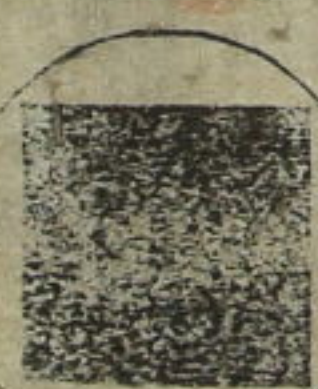


支那  
撰述

石門文字禪

卷廿三  
之廿四



15  
1123  
12





明和16  
1/23  
卷12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三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序

五宗綱要旨訣序

傳曰人能自重然後可與言學余以謂自重者必其  
天資才全而識遠何以知之張子房三世相韓韓為  
秦所滅時年二十許弟死不葬袖鐵椎擊始皇悞中  
副車走匿下邳乃能跪履於父老及佐高帝定天下  
漢業已成糝糠王侯掉頭不顧思與赤松子遊韓信



微時自藏於怯淮陰少年易之使出跨下一市大笑而色不作及爲高帝大將一軍盡驚而氣不矜談笑而破趙名震天下得亡虜而師事之子房勇擊始皇而謙辭封爵韓信智出跨下而明師亡虜非材全者能自重如是乎邴原詣安丘孫崧學崧以書相分原得書不讀曰夫學者以智高者通書何爲哉藏書於家游學四方學成以書還崧解不傳書之意崧服其敏徐曠學於太學時沈重講授門弟子常千人曠所質問數日辭去或問其故曰先生所講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所未見尚何觀重知之憚其能根矩智識粹

美不在糟粕文遠巧妙非止準繩非識遠者能自重如是乎吾故曰必因其天資也夫刻志功業傾心名節者世間之學耳若離三界出五有者非夢幻功業戲劇名節可盡而天資無張韓邴徐之英余竊憂之諸佛三昧謂之甚微細智麤浮心識其能至哉菩薩行海謂之旋陀羅尼門鄙陋志操其能入哉學者之才如蓬芒之微而所授之道如萬鈞之重雖至愚知其不可然猶紛然不知愧可笑也爲弟子者心非其師而貌敬之爲師者實鄙弟子而喜授以法上以數相羈縻下以詔相欺誑慢侮法道甚於兒戲嗚呼昔



清辨菩薩以芥子擊修羅窟而隱候龍華道成乃問未決之事謂今彌勒未具徧知也辨之求師何其難也達摩達恨師子尊者不令嗣祖渡谿見女子浣盥其足念曰此脛乃爾白誓耶師子忽至曰今日之心可嗣祖乎師子之求弟子何其審也大法寢遠名存實亡其勢則然蓋管中夜起喟爲之涕零余少游方所歷叢林幾半天下而師友之間通疎粹美者尚多見至精深宗教者亦已少矣又三十年還自海外罪廢之餘叢林頓衰所謂通疎粹美者又少況精深宗教者乎百丈法度更革略盡輒波及綱宗之語豈如

雲門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翥已飛霄漢去晉鋒八博擬何憑雲門非苟然作也而昧者無地寄其意識輒易以循其私曰晉鋒八法審如易者之意則康氏圓形魔深虛喪又何義哉洞山渡水見影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吾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與麼會方始契如如其言契如如但一文殊無一文殊故曰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旨甚明白而昧者易之曰渠今不是我我今不是渠遂令血脉斷絕豈曹洞旨趣乎仰山臨終付法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



復仰視兩口無一舌卽是吾宗旨兩口無一舌爲山之牛一身兩號之意而昧者易之曰兩口一無舌審如易者之言則是共功時功尚何論哉臨濟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各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劍也用卽磨之意不欲犯鋒耳而昧者易之急還磨旨趣安在哉而以之可疑可謂陋哉獨法眼未遭更易行恐不免耳昔阿難聞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識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知謂曰吾從佛所聞異於是應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誦者告其師師應曰阿難耄矣所

記錯謬夫諸佛機久而尚爲水潦鶴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不作梁武喧爭之語晉鋒八博不作右軍草書乎因編五宗機緣以授學者使傳誦焉

華嚴同緣序

余聞一切衆生識種皆具十法界性謂佛菩薩緣覺聲聞四聖天人傍生餓鬼地獄阿脩羅六凡是十種性本無性隨所熏起任運成就有人於此爲諸人等談無上道解脫知見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則識性熏發佛種如是乃至爲諸人等談不義語毀謗三寶一切障道之法則識性熏發惡道種是故如來世尊每



謂衆曰善男子善知識者是汝等最大因緣能令汝輩明見佛性離苦成道事彼知識不惜身命又菩薩願力願與衆生爲不請友其所立誓惟欲衆生悟心成佛然諸衆生自棄自賤貪戀生死飄流諸趣不能逢遇善知識善友如萬頃波尋一瓦礫今惠臻道人欲以是毗盧藏微塵章句不思議妙義結萬人同觀看其設心欲熏發一切衆生佛乘之種是其願力爲不請友而我大衆同得值遇譬如盲龜值浮木孔當生難遭之想起增上善心使易成就矣其畢作爲卵塔書萬人名各藏於塔中虛空可殞而此願力如燦

迦羅惟願剎剎塵塵證明我說嗚呼六道以憂畏飢餓之火所逼燒尚不聞有佛安得聞經哉唯人道一切成就既已見佛又復聞經而不請友曲折誘導更復惰慢作跛驢心是真自棄凡我見前法界性侶幸同進道惠臻道行高潔而飽叢林受持願力久矣成熟是故今同普告大衆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唯加鞭此道是真知恩政和五年二月十九日書

洪州大寧寬和尚語錄序

但識綱宗本無寔法又曰若以寔法與人土亦難消巖頭說法指人甚要而語不煩亦何嘗鉤章棘句險



設詐隱務爲玄妙哉故其得友如雪峯有子如羅山於生死之際如洞視戶庭未嘗留情近世叢林失其淵源以有思惟心爭求寔法唯其以是爲宗也故高則妄見勝妙之境下則波爲世諦流布而綱宗喪矣余猶及見前輩能言老黃龍同時所游從有若楊歧會翠巖真大寧寬皆一時號明眼而會與真所得法子照映江左語言布寰宇獨寬公少見機緣有石門宗臬上人抗志慕古俊辯不羣徧遊諸方得此錄讀之而喜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此語老宿典刑也其可使後學不聞乎卽唱衣鉢從余求序其所以命工

刻之嗚呼臬之嗜好可謂與世背馳彼方尊事大名譽者傳授其語而臬獨取百年物故老僧之語欲以誇學者不亦迂乎雖然會有賞音者耳

臨平妙湛慧禪師語錄序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典刑且次之則老成蓋前人所甚貴也又曰惡夫砥砭之亂玉則似之而非者又其所甚疾也貴老成疾似之而非者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近世禪學者之弊如砥砭之亂玉枝詞蔓說似辯博鉤章棘句似迅機苟認意識似至要懶惰自放似了達始於二浙熾於江淮而餘波末流



滔滔汨汨於京洛荆楚之間風俗爲之一變識者憂之俄有叢林老成者嶄然出於東吳說法於錢塘諸方衲子願見爭先川輪雲委於座下法席之盛無愧圓照大通於是天子聞其名驛召至京師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是謂妙湛禪師慧公未嘗貶剝而諸方屈伏不動聲氣而萬僧讓雄彼似之而非者不攻而自破如郭中令之單騎見虜孔北海之高氣讐魏以其荷負大法故稱法窟龍象以其搏噬邪解故稱宗門爪牙也余與禪師游舊且少相好不見之二十年宣和三年十月初吉有仲懷禪者過余湘上出其示

徒語爲示昔蓮花爲聰道者作禮曰雲門見孫猶在余則以手加額望臨平呼曰豈雲竇顯公復爲吳人說法乎何其似之多也

### 僧寶傳序

曹谿之道至南嶽石頭江西馬祖而分爲兩宗雲門曹洞法眼皆宗於石頭臨濟爲仰皆宗於馬祖天下叢林號爲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禪師嘗爲五家傳略其世系入道之緣臨終明驗之効但載其機緣語句而已夫聽言之道以事觀既載其語言則當兼記其行事因博採別傳遺編參以耆年宿衲之論



增補之又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  
卓然冠映諸方者特爲之傳依倣史傳各爲贊辭統  
八十有一人分爲三十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宣和  
五年正月八日伏遇判府安撫大學降貴令辰繕寫  
呈獻仰祝台筭許旌陽白白仙去天詔書曰赦汝不  
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期於  
活人者也活人而能致飛仙況壽考乎余觀安撫大  
學其牧民臨政皆得佛法之至要和而爲生威而爲  
殺生殺皆以活人爲本嘗生瀏陽囚徒十有二人於  
死中佛法之見於和者也戮一賀文而億萬生齒安

堵佛法之見於威者也其妙用活人之功較之旌陽  
殆相萬矣惟其得法之淵源實出於圓照本禪師而  
不可誣也故余特以禪書爲獻伏冀燕聞之暇少賜  
披覽豈勝幸甚

嘉祐序

禪師諱契嵩字仲靈藤州人也少從洞山聰禪師遊  
出世湖山乃嗣其法其道微妙而未法學者器近而  
不能曉悟而公亦不肯少低其韻以俯循其機因歎  
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柄哉聞之聖賢所爲得志則  
行其道否則言而已言之行由是爲萬世法使天下



學者識度修明遠邪林而遊正塗則奚必目擊而受之謂已之出邪卽閉關著書以攻正祖宗所以來之遺爲十一卷又別定祖圖書成攜之京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爲書先焉上讀至臣固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其誠旌以明教大師賜其書入藏書旣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公方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道見其文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邪黎明當一識之公同往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喜由是公名振海內遂買舟東下居永安精舍而歸老焉公

雖於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安危治亂之略當世聞人少見其比而痛以律自律其身其學端誠爲歸宿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以其學校其所爲未見少差其考正命分於賢聖出處之際尤爲詳正觀學者循奇巧而不知本也乃作擅經贊亡孝背義又循養其欲也乃作孝篇十二章士大夫不顧名實多是已非他乃作輔教編學者苟合自輕不貴尚以修德也乃題遠公影堂記其所慕也乃作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以拋擲其才力以收景趣乃作武林志至於長詩贊而已殆所謂太山之一毫芒耳公



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者爲之  
首東長想嗚呼一匹夫雲行鳥飛天地之間視萬乘  
之尊其天地之遠也顧巨公貴人雲泥之異也而一  
旦以其所爲之書獻天子爲之動容天下靡然向其  
風而卒能酬其志豈非其所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  
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歎者也元符元年中秋  
日高安某序

陳尊宿影堂序

陳尊宿者斷際禪師之高弟也嘗庵於高安之米山  
以母老於睦遂歸編蒲屨售以爲養故人謂之陳睦

州臨濟至黃檗衆未有知之者而公獨先知之嘗指  
似斷際曰大黃之門必此兒也雲門祕傳於公人所  
知之而公更使謁雪峯曰當嗣之不然吾道終不振  
矣雲門臨濟能不忘其言故宗一代天下古今依此  
以揚聲其德澤方進未艾也夫一子方其匿耀也其  
施爲未有以異於人而卒不能逃公之言何也古之  
人篤聞其信已故其處心也公惟其公是以自知之  
審而知人之詳也今之世雖有通人遠才不生小同已  
則橫議疾之不掩則誦之而已通人遠才固自負而  
群小又工於爲諂宜乎其資隅於世也而庸下之徒



能阿其所好故爭厚恩之環目遲以爲嗣庸下者固  
欲顯於人而好名者素快同於己宜乎其豐隆於時  
也吾行四方有年矣見此種人何限而恬然不知怪  
世衰道微一至於此使其聞公之風見公之像其何  
以施眉自耶嗚呼期臨濟必大黃檗之門而其嗣方  
大盛知人之詳也祝雲門嗣雪峯庶未其詰自知之  
審也傳曰知人則哲自知則明吾於睦州公見之矣  
公之影堂在高安南之四十里所謂米山者也

昭默禪師序

李北海以字畫之工而世多法其書北海笑曰學我

者拙似我者死當時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愛之  
蓋學者所貴貴其知意而已至於蹤蹟繩墨非善學  
者也豈特世間之法爲然出世間法亦然黃檗運公  
師事百丈大智禪師而迅機大用每凌壓之百丈固  
嘗歎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玄  
沙備師從雪峯真覺禪師最久備遂爲談根門無功  
幻生幻生法門其論皆揭佛祖之奧雪峯亦嘗撫其  
背曰豈意衰暮聞此妙法汝再來人也吾所不及然  
雪峯百丈之道益尊而黃檗玄沙得爲的嗣初未嘗  
印脫其語言順朱其機因以欺流俗此道寂寥久矣



乃今於黃龍清禪師見之公為晦堂老人侍者而名聲已聞叢林其超情獨脫之論無師自然之智當機密用人不敢觸其鋒雖晦堂唯知加敬而已雙井徐禧德占黃庭堅魯直此兩翁世所謂人中龍也往來山中與公語未嘗不屈折咨嗟以為不及以故天下士大夫悅慕願見想望風采公名惟清自號靈源叟世為洪州武寧陳氏子童子時誦書日數千言伊吾上口有異比丘過書肆見之引其手熟視大驚勸其父母使出家公即忻然往依高居其為師幾何為僧受具足戒即起遊方初謁法安禪師欲傾心受法

法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一壑豈能畜汝行矣無自滯公因徧歷諸方晚歸晦堂久之初開法於舒州之太平衲子雷動雲合而至未嘗謹規矩而人人自肅江淮叢林號稱第一洪州轉運使王公桓迎公歸黃龍欲以繼晦堂老人未幾晦堂化去公亦移病乃居昭默堂冥坐一室頽然人莫能親踈之然見之者皆各得其懽心至於授法鉗椎鍛煉則學者如菘菹視水車然莫知罅隙其提唱議論初不許學者傳錄有得其片言隻句者甚於獲夜光照乘然余於公為法門昆弟氣宇英特慎許可獨



首肯余可以荷擔大法頃於山中日有異聞嘗曰今之學者多不脫生死者正坐偷心不死耳然非學者過也如漢高帝詔韓信以殺之信雖死而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古之道人於生死之際遊戲自在者已死却偷心耳如侯景兵至建鄴武帝御大殿見之神色不變輒語撫慰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侯景固未嘗死而其心已滅絕無餘矣古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吾觀今諸方說法者鉤章棘句爛然駭人正如趙昌畫花寫生逼真世傳爲寶然終非真花耳其應

機引物以曉人皆類此大觀三年秋余以弘法嬰難越明年春病臥獄中公之弟子德逢上人以書抵余曰昭默病遂有書付禪師使人不能候而去余矍然而起坐念公平生竒德美行恐卽死後世莫得以聞故爲疏其略以授逢使往謁道鄉居士求文刻石於山中以傳信後世云大觀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石門某序

### 潛庵禪師序

法道東來授受之際必因師弟子之賢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如雲起而龍隨鶴鳴而子和其周旋之久機



緣之著而特以待者稱者如鳥巢之有會通南陽有  
應真趙州有文遠南院有守廓慈明有海善翠巖有  
慕喆而黃龍有公公諱清涼洪州新建鄧氏子世力  
田幼超卓短小精悍去依洪崖法智爲童子年二十  
一落髮受具足戒時武泉常寶峯月雲居舜道價壓  
叢林公遊三老間皆蒙器許而疑終未決謁黃龍南  
禪師南曰昔洞山見雲門門問近離甚處云查渡夏  
在何處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八月二十五云放汝  
三頓棒公聞之大驚南公又曰洞山又問道來祇對  
有何過而蒙賜棒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

商量公大笑南公問何笑對曰笑者黃面浙子憐兒  
不覺醜耳自是容爲入室父子言論久卽令坐于旁  
去遊南嶽時先雲庵方出瀉山與公復造積翠公爲  
侍者七年南公歿隱遺西山西山有惠嚴院僧死屋  
無像設露坐公見而喟曰古人斫山開基致無爲有  
恣懷不舉哉乃求居以修完之不五年而殿閣崇成  
百具鼎新卽棄去遊廬山南康太守徐公聞名延居  
南山清隱寺寺在大江之北面揖廬山公門風孤峻  
學者皆望崖而退以故單丁住山十有八年元符二  
年秋余與弟希祖自南昌舟而東下訪之晨香夕燈



升堂說法如臨千衆而叢林所服玩者莫不具時時  
鏗地處置爲余言先師初事栖賢謁泐潭澄更二十  
年宗門奇奧經論要妙莫不貫穿及因文悅以見慈  
明則一字無用設三關以驗天下禪者而禪者如葉  
公畫龍龍見卽怖余曰每疑三關語垂示平易而人  
以爲難何也公曰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大智如  
文殊師利欲問空王佛義卽遭擯出以其墮艱難故  
起現行耳嗚呼自墮艱難故起現行學者大病如人  
開眼尿牀平地喫顛然今化去三十年猶有悟其旨  
者不無損益也有僧依十有二年公舉令往淨衆寺

辭行謂曰汝雖在此費歲月實不識吾家事儻嗣法  
當不以世俗欺誑爲心其人乃嗣翠巖機焉南昌隱  
君子潘延之與爲方外友延之迎歸西山而州郡文  
爭命居天寧衲子方雲趨座下一時名士握衣問道  
公以目疾隱居龍興寺房戶外之屨亦滿上藍忠禪  
師雲蓋智公之子於公爲叔姪移公居寺之東堂事  
之如其師叢林高其誼余政和四年冬證獄太原拴  
縛在旅邸人諱見之而公冒雨步至撫慰爲死訣明  
年南歸幸復見之軒渠笑曰吾不意乃復見子公壽  
八十四目盲復明此其精敏於道志願叢林所致鳴



呼佛法寢遠壞衣瓦器之人亦有侈欲爲人師者爭慕華構便軟暖公獨舉頽壞而新之爭欲致弟子不問智愚欲出門下而公獨精粗之爭欲坐八達衢頭以自賣其道而公獨居荒遠以自珍之爭好勢利惡醜而公獨犯衆惡自信而力行之每謂弟子曰無事外之理理外之事觀其措置豈其真然之者耶

### 定照禪師序

達磨之道六傳而至曹谿自曹谿派而爲江西石頭二宗既昭天下學者翕然從之由二宗以列爲五家于今唯臨濟雲門爲特盛洞山悟本禪師機鋒豎亞

而出年代寢遠惜其無傳元豐中有大長老道楷者赫然有聲于京洛間問其師承乃投子青華嚴嫡嗣青公爲大陽真子蓋洞山七世玄孫也大觀元年京師大法雲寺虛席有司以公有道行請于朝願令繼嗣住持奉聖旨可其請未幾開封大尹李孝壽表公談以禪學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卽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左璫持詔至法雲楷謝恩已乃爲表辭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祇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戴睿恩已卽時焚香升座仰祝聖壽伏念臣行業迂踈道力綿薄嘗發誓願不受利名



堅持此志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僧道後來使人專意  
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自違素願何以教人  
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  
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愚悃非敢飾辭特賜允俞  
臣沒齒行道上报天恩上閱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  
朝廷旌善之意而楷執拗不回開封府尹具以其事  
聞上大怒收楷送大理寺吏知楷忠誠而適批逆鱗  
有憐之之意問曰長老枯悴有病乎楷曰無之吏曰  
有疾則免刑配楷曰平時有疾今實無豈敢藉疾僥  
倖聖朝欲脫罪譴耶吏歎息久之竟就刑縫掖其衣

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觀者如市皆爲之流涕而楷神  
和氣平安步而去如平日至緇州就屋以居而四方  
衲子爭奔隨之接武于道嗟乎禪師粹然一出支洞  
山已頽之綱道顯著于時矣而聖朝方以道治天下  
海內肅清旌表有德天時人事適相偶如此而楷獨  
罹此禍可疑也夫豈斯道疑獨間闕至此卒不能以  
振興之耶抑亦夙殃成就緣會如是耶聞之者莫不  
長喟余因疏其事以授嘗識禪師者使學者知道固  
如是而視欲勝天滅命者可以發一笑也

邵陽別胡強仲序



多言乃致禍器滿苦不密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  
河壞螳孔端山隕有龍穴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此孔北海臨終時詩也而其意乃若自悔何也教汝  
為惡邪則惡不可為教汝為善耶則我平生未嘗為  
惡此范滂臨刑語其子之辭也而其意乃若自疑何  
也徐有功方視事吏泣白曰有詔公當棄市有功置  
筆安步而去曰豈我獨死而諸人長不死乎三坐大  
辟當死不憂三赦之不喜其明見自性不悔不疑而  
卒以榮名終吾聞成就世出世間法特一切能捨取  
有功其亦知此乎余學出世間法者也辭親出家則

知捨愛遊方學道則能捨法臨生死禍福之際則當  
捨情頃因乞食來遊人間與王公大人遊意適忘返  
坐不遵佛語得罪至此重賴天子聖慈不忍置之死  
象面鞭背投之海南平生親舊之在京師者皆唾聞  
諱見雲散鳥驚獨吾友強仲始媪守護如事其親自  
出開封獄冒犯風雪爾足相隨三千餘里而至邵陽  
猶不忍去嗚呼臂三折而知醫閤人多而曉相事更  
疑危而識六愈有交如子何必多為然強仲每見余  
蓬頭垢汚在束縛中飲食談笑如平日言涕俱出曰  
子殆不知世間有恥辱憂患乎抑真石肝鐵腸也余



笑曰死可避乎心外無法以南北論中外則謂之失宗以僧俗議優劣則謂之迷旨失宗迷旨前聖所呵吾方以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大千沙界特空華耳何暇置朱崖於曾次哉強仲高義密行追配古人宜若知此子持此語為我謝鄉里故人此去死生一決死不失為谷泉脫或無恙尚不失為車中王尼他日綠錦江頭相見追惟今日則尚可軒渠一笑也政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南逐客某序

送強仲北遊序

洛生郭玉得程高方脉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漢

和帝時為大醫王多有應効性仁愛雖賤如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貴人時或不愈帝使貴人衣厮養服問醫輒効問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賤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則乖存神於心手之際可得解不可得言也夫貴者以高顯臨臣臣以怖懼承之其為難也有四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不愈也嗟乎人之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行之觀玉所論甚明而竟不能



用雖得之亦失之之謂也玉蓋所謂有技之醫非有道之醫也有道之醫如庖丁之解牛但見其理不見其全牛也如孫武之誅二隊長但見其法不見吳之寵姬也吾友強仲少任俠喜立奇節赴人之急難義形於色慕太史子義王義方之為人中年學道一飯奉身為伊蒲塞之行雖摧縮鋒角而劇談滑稽每每絕倒坐客強仲蓋寓於技以游人間世者也而喜醫貴人聞強仲足然足音即其疾不辭而去余嘗問之對曰吾治貴人有三易方視其疾以投藥不知有富貴如承蜩也不以天下易蜩之翼一也貴人必聰明

可曉以避就之理一也且吾期於活人而非事於名一醉之外無所恤三也玉以四難自藏而強仲以三易自顯殆所謂有道之醫也王城貴人之都會強仲往遊焉明年山林間聞京師有異人能生人於死中如秦越人華佗者必強仲也

送李仲元寄超然序

余至海南留瓊山太守張公憐之使就雙井養病在郡城之東北隅東坡北渡嘗遊愛泉相去咫尺而異味為名其亭曰烟酌且賦詩而去其旁有堂名曰踈快渠渠高深吞風吐月堂之後有軒名曰俱清倚欄



東望山海之勝一覽而盡得之太守又構庵于後其名至遠余既居之乞橄欖于宥舍判荔枝於沙岸作詩其略曰整藍乞橄欖斷樹判荔枝日作東坡羹有佳客至饌山谷豆腐以餉之崇寧寺有經可借郡有書萬卷太守使監中之余時乞食于市作息之餘發首楞嚴之義以爲書他日以寄吾弟祖超然使知余雖困窮於萬里不能忘道也仲元將渡海不欲更作書如到京爲我一至天寧見因覺先爲余錄之以寄超然且發萬里一笑

夢徐生序

余竄朱崖三年既蒙恩澤釋放政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瓊州登邁北渡將登舟有兩男子來附載佐舟者識之曰此泉州徐五叔兄弟也往來廉廣歸宿於瓊以販檳榔爲業且見之二十年矣遂與俱載曉渡三合流無恐未及雷州岸次日北風不可進乃定石留赤岸半月日以一掬米轉手送徐生爲管炊余時時弄筆硯又臥看左傳徐生默坐久之則去十二月五日風自南至天海在中日出瑩碧間舟行如鏡面未及晡抵廉州對岸館於番叟之舍徐生盡以其販具付借載者使自至廉收米曰此吾女兒之子也



道人脫死地萬里獨行庸詎知無意外憂乎願護送歸筠即為買馬顧力步隨余走七十驛而至南嶽方廣寺余曰子可還此山吾家也衲子皆故人雖至筠無以異此徐生固請一到高安累日不去已而曰道人樂居此則可乃拜辭問所欲曰止求舟中臥讀之書余曰此春秋左傳處處有之曰第與我耳因授與之五年秋八月十二日晝臥夢徐生如平日懷其人乃書以示超然曰蜀先王嗜結眊魏明帝好斧鑿之聲夫結眊與斧鑿之聲有何好而人君嗜之未易詰其所以然吾意人之相合以氣亦以是哉然徐生特

商賈者何從知覺範而所為如此可不怪也

李德茂書城四友序

政和五年余自太原還南州過都下上元夕宿故人李德茂之館德茂環積墳藉名曰書城日與筆硯紙墨為四友余曰公通藉金闕名聞縉紳而取友乃止是乎德茂笑曰昔周公誅管蔡張陳解劓頸吾未嘗不置卷長嘆夫踈親利害雖大聖不能保其親矧以衆人之器登功名之場而欲全交乎吾家澹之知之故棲遲林麓圖梁鴻老萊子之像為友太白婆娑江湖結明月為無情之遊吾以為白失之誇而渤失之



誕也管城子吾益友也直諒多聞每與之語娓娓不  
倦燕卿吾德友也氣清而骨輕知白而守黑固膠漆  
之義重知見之香楮先生吾畏友也惴惴無華見地  
明白吾見之未嘗不展盡底蘊石虛中吾端友也天  
姿剛勁琢磨以成溫潤而有容知言而能默是四子  
從吾游神交道契忘義忘年久矣子今乃見問何哉  
余曰蘇易簡常輔此四人之賢爲文房四寶意非其  
所好也德茂不名而友之宜乎同居于書城之間無  
厭也請書以爲序使士大夫知有友四君子者自德  
茂始

連瑞圖序

崇仁爲撫屬邑山川清華民俗茂美然封連南康廬  
陵熏炙之習珥筆之風或波及之以故訟繁號稱劇  
邑自昔及今政有能聲者才可倒指而數比歲仍飢  
令佐非正官苟簡歲月以氣相勝而去者數矣今年  
春奉議彭公思禹通佐仇公彥和聯翩下車思禹風  
力敏強鑿姦鏟猾撥煩摧劇吏民驚縮以爲神號霹  
靂手而彥和又能詳明練達照了罅隙以裨贊之卯  
衙退砌無人迹木陰覆庭終日而囹圄殆可羅雀於  
是令丞抵掌清語而罷卒以爲常春夏之交雨連旬



早稻登場已而又雨無日民歌於阡陌之間所至相和六月癸亥有千葉白蓮雙葩並幹生於縣之西池乙丑有芝三莖紫穎黃英生於丞署之後堂邦人聚觀不厭嗚呼天下之令佐其才賢使民畏服敏妙勵精者所至尚多有之至興居一室淡然無為而使百里之內風雨時若禾黍豐登奇祥發現於花木如斯邑者寡矣使吏民畏服者人也而奇祥於花木者天也傳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蓋理有固然余聞精誠之至各以類感貳師將軍拔劍刺崖而飛泉湧忠之至也李善自乳其主人之子而乳渾義之至也

古初護柩以身捍火而火滅孝之至也蔡順之母齧指以呼順而順至慈之至也夫忠義孝慈之應如形附影如聲赴響則兩公推誠以蒞民勤政以報國而嘉瑞並見者和之至也今同治一邑氣和且爾則異日坐斷國論以康濟斯民宜如何哉邦人圖二物以誇四方稱頌令丞之賢故余樂為之序

墮齋偈序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如人言蜂醞百花之香為甜耳永嘉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



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  
知如手自握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  
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  
物亦不自握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  
角如人言所以甜者為蜜耳而南泉曰三世諸佛不  
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如人見蜜及親嘗耳曹山以  
墮統三法如人以蜜觸舌自知純甜無中邊味耳南  
州道人本忠聞之擊節賞音余曰此郎殆人類精奇  
追友其人於百年之上遂名其所居曰墮齋請余記  
之為說三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

御顧見何驚異又曰紛然同作息銀椀裏盛雪若欲  
與牯牛與牯牛何別又曰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  
若斷聲色求木偶豈成佛政和六年正月日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三

丹陽居士賀學古室唐氏共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對長洲徐普書溧水芮一鶚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四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序

送僧乞食序

曹谿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春以石墜腰牛頭  
衆乏糧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  
暮歸率以為常隆化惠滿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  
開田說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鎮江陵  
之西有負米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為游



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襪以副絲絢其可夜春乎織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與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歎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爲廢人方幸生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庵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卽閉關堅臥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庵法施如智覺愛衆如雪峯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已名不躍而畏人挨已

下視禪者如百世之冤諂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笑蹈此汚而去庶幾雲庵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庵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當有賞音者耳

蒼筤軒序

法輪齊禪師開軒于不思議室之西蒼筤林之間因以爲名門弟子告語曰吾師以異方便附物顯理蓋其華萼六出所以殊衆卉如心花發明諸地故其葉之寒茂所以傲雪霜如道根深固抑魔外故其色至



潔因地法行盛明淨故其實至黃慈悲攝物道中利  
故余疑其說而造焉日擊而坐了無問答微風披拂  
枝葉參差異香郁然純一無雜鼻觀通妙聞慧現前  
譬如兩鏡相臨於中無像而燈忽舉知相攝入雖接  
武至者雲擁而集當又如百千鏡中各納燈體圓備  
同徹更爲王客融通自在成法解脫昔黃龍三關神  
通游戲於語默之外實覺之拳獨體全露於背觸之  
間今禪師乃宴坐不言之中使來者嗅蒼苔焉乃翁  
乃祖皆以舉手動足爲佛事克家之子又以清芬轉  
法輪非縱非橫非同非異如伊之字摩醯之目非化

變諸幻而開幻衆者乎師之所示如月標指我作是  
說如繪虛空指非月體則此軒之所以構也空無受  
繪之曲則言語文字獨何傷乎禪師撫掌大笑因戲  
錄爲序使登之者援筆而賦蓋自石門某始

送因覺先序

覺先佛照禪師高弟也佛照於世有勝緣方其在山  
林也則領匡山鸞谿及其遊城郭也則住上都崇寧  
是望剎皆天下之冠蓋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者  
也余嘗館丈室之東見巨公要人入門下馬氣摩雲  
天金朱日塞門如市佛照者裙纒及膝吉貝纏其脰



勃窣趨迎權不韻甚矣然杖拂之下萬指隨之雖往來城郭山林二十年牧僧行道如一日者覺先陰相之也覺先有智何能立事數忤其師爭曲直竟袖手還江南佛照思其賢曲折呼之覺先堅臥不動政和七年春詔易天寧為神霄宮佛照以老病景德房寺覺先曰噫吾西矣秋八月朔來別坐有獻言者曰子去京三白矣迺復往如山林桎梏之機何余折之曰慈明吾祖也而以李公故西遊寶覺吾大父行也以王晉卿故亦西遊是二大老天下之奇德意有所合千里從之矧覺先以師老病而西乎行矣子於義得

矣覺先忻然曰敢不受教然吾之所識皆公故人能嗣音乎余以屏迹巖叢棧絕世路寧當交公卿大夫哉脫有見問者為言未能為世收寒涕是矣中秋前三日某序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余久厭大梁車馬之塵而思江湖漁樵之樂故自淮宋之郊再遊匡廬南窮蒼梧休于衡山之下愛其洞壑深邃願為終焉之所林間有人焉望之如瓊林玉樹恍然如行金明綠野之郊見狂遊貴公子揖而問之則此邦賢者秦少逸李師尹輩也徐扣其所蓄蓋



亦無所不觀因結爲友與之遊久而益敬會天子詔  
下將校藝於有司送別於碧巖之阿而告之曰前誌  
多云并汾汝洛之間土厚水深淺井十餘丈清涼甘  
滑土無橫文色如烝麩故其俗重遲美茂士君子博  
學而知要古今光明秀傑之士拂肩而出不可勝數  
大江之南荆湖之間其地卑濕人心輕浮偏急多爭  
故士君子學問苟簡切觀前代能以功名富貴終始  
者無幾後生未進皆以其風俗素輕浮故甘自廢棄  
余切以爲過矣昔謝安有鼻疾故詠書之音重濁當  
時名流慕其爲人皆掩鼻效之楊綰以清約自律而

當時貴人有爲減駟從者是皆以天姿嗜好成一時  
之風俗東甌之民朴野不學自古鮮有仕於朝者歐  
陽詹以秀才倡之至今號爲多士潮陽在瘴海之隅  
民未知學韓文公以趙德爲之師其俗稱爲易治以  
是又激厲學行成兩邦之美化今之學者能知之而  
莫能行之行之而不見其効何哉自信之不篤自重  
之不至耳使其能自信雖簞中之死人足以自致青  
雲之上能自重其材則跨下之餓夫足以建立而稱  
孤豈奔走仁義有玉佐之略者而以風俗爲病哉蓋  
士能成天下之風俗而風俗有不能爲士之病明矣



諸君勉之吾將見君輩角立齒列出於卑薄之地仕而達發其毫末猶能無愧王謝不幸而窮蹇則猶不失為歐陽詹趙德而已其勿以吾言為誇也

送脩彥通還西湖序

東吳山川清勝甲於天下而湖山深秀正如美丈夫之眉目大通禪師淡然無營於林石之間而聲光照曜於四海之外如曉天之日從而遊者睿郎廓然焉其高秀之韻爛然相映如長庚之星吾友彥通既以父事大通而其德友廓然又如無心之雲往來於湖山之上從容二老之間舒徐容曳油然自得其直諒

多聞之寔道德光華之言與夫幽尋清討之趣固已厭飫平生矣而又周遊淮海浮飄大江經行於鑪峯之下久之南窮衡嶽遼遠數千里弔古聖之陳迹覽林壑之形勝求諸宗故老而扣之其異家人道之智差別之旨無所不聞於是浩然有歸歎之興為余留於湘江道林者一月既旦行余執其手而語之曰昔雪峯道經祝融人勸其一登絕頂掉頭掣肘曰青山長在知識難逢且山林雖佳於道無所益也明矣馬祖謂紫玉曰山水之秀可居益汝道氣是若有益於道者何也及觀興化之論乃曰吾雖嗣臨濟而發藥



之友者大覺是已山林未暇論也而師且後之是勝  
 侶之德其不可不重如是其甚也嗚呼是三者古之  
 人有得於一則固已誇談於叢林而傳誦於後世矧  
 吾彥通兼取而有之可謂盛哉獨余竒窮侵尋老境  
 得一而志二相視無所逃其羞雖然於其私則若不  
 足而能喜彥通之樂有餘也諸公咸賦詩而余敘此  
 為贖彥通其見憐乎

送演勝遠序

余昔遊大梁經陳蔡之郊郊多美术類皆修榦轟轟  
 上干雲漢浮陰織穠翁鬱垂布時方溽暑畏日流金

而影不至地弛擔休於其下俯仰嘆愛念封植之勤  
 而痛恨其何以至於此而吾不能曉也苟有薪者欣  
 然笑曰子欲知是木所以臻此乎江南荆楚淮甸西  
 洛山水深秀茂林碩材所至叢生年大枯倒蒼崖亂  
 壑之芴者何限而人初不知貴陳蔡之地彌望皆鹵  
 荒之壤民知美术不易有也爭治其地以蔣之日夕  
 覩籬不啻如望嬰兒之長也方其童及尋漿液四達  
 枝葉欣欣向榮時芴榦橫柯舉剪去唯餘直根根之  
 漿液不得芴之也聚而成美材乃今之蒼然可觀仰  
 者舉前日之剪洗封護者也余愛其語有理致嘆曰



夫斷木為棊九革為鞠亦皆有法士之志於學其可  
 以外是乎故余見苦學者必語以此廬陵演勝遠方  
 妙年志於為道然患其才多不知收拾聞經論之可  
 以游心則思奪席見文章之雄偉光秀則思倒志筆  
 硯聽開拓正宗則思呵佛罵祖才多之過也今過余  
 語別且欲自匡山渡大江以問其所以出生死之要  
 而余患其才多故錄蔣木之說以贖之庶他日林下  
 爭誇臨濟之木有再茂者定吾勝遠也夫

送圓上人序

百丈為天下福地禪宗振于茲歲月之久寺廢為荒

丘大長老肅公來中興之其子古公又能興其家昔  
 之敗瓦朽楹今丹碧層出鐘魚轟轟衲子自遠而造  
 晨香夕燈如安養土能回心植福於茲以其殊勝之  
 報將如谷之答呼聲也惜乎大殿之下地荒未治有  
 榮州圓道人慨然欲階之使登殿者入離塵三昧得  
 佛土淨登之者且爾況施帛為之者耶圓公既出山  
 余挽衣告之曰一切殊勝皆心所成當勇猛勿惰必  
 有喜施之者今雖檀林吹葉會看明月滿輪一人聞  
 之發心三道便從天降圓笑之曰有是哉因書以為  
 送



送鑑老歸慈雲寺

龍安禪師之門有高弟其驚群之辯掣電之機如古風穴三聖之流元祐之初開法於西安嫚寫佛祖貶剝諸方聞其風望崖而退者不可勝數而登其門者皆一時之奇秀永安常龍安照慈雲鑑又角而出無盡居士張公嘗問道於師自稱得法上首公以文章功業爲時名臣天下想其風采而不可得是二三友者獨與之周旋忘形何脫略勢位豈弟法乳之深耶崇寧二年冬公罷政府還荆南照老迎於夏口載與之俱至鄂渚而歸江山清華足以供談笑而賡酬妙

語多法喜之樂余時游湘中聞之作詩與照老曰無盡龍安兩勅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清風助笑談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橫錫過江南歸來萬壑松風在依舊閑雲沒草庵又聞鑑老去慈雲從公於傳慶清游勝賞厭飫其平生士大夫聞之高其爲人曰鑑公此邦之福由其可終聽其去也遣使自江陵迎還以慰邦人之思遂取道西安拜塔於山與照老經行於乳峯之下而余適在焉山谷聞鳥聲歌呼林泉津津有喜色而鑑老亦戀戀累日不忍去余歎曰悅公雖不幸短世門弟子何其多賢也



方無盡居士國論其門可炙手也獨淡若及聞其歸  
山林則千里與相從之又皆造不忘其師背道好利  
者肯如是乎作兩詩送之曰故人罷相歸田野相見  
遙知一粲然陌上青山嘗識面歸來白塔掃頽墻勤  
勞世外功名事領略僧中富貴緣又作慈雲傾法雨  
斬新精彩照人天其次曰悅老解爲茶毒鼓平生得  
妙不施功欲令聞者偷心死自是羣生兩耳聾兄弟  
赫然追父迹叢林籍爾說家風相逢一笑投針地俱  
是當年百衲翁此詩又敘所以南歸之意而告之曰  
禪師天骨開張豐顏美茂奇韻逸發談笑如雷虎穴

中自不生彪然方今之世正宗甚危邪法甚熾至誠  
惻怛無使龍安法道下墮于地禪師其勉爾

送一上人序

無盡居士崇寧二年自政府謫毫蘄兩州以宮祠罷  
歸舟而南時龍安照禪師自西安往迎之至夏口遂  
與無盡俱載登赤壁余聞之作詩寄之曰無盡龍安  
兩勅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清  
風助笑談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橫錫過江南歸來  
萬壑松聲在依舊閑雲沒草庵明年夏無盡來招住  
峽州天寧辭之已而問來僧嘗記覺範言句乎僧誦



前詩無盡忻然和之曰心月澄澄映碧潭曾參錯認  
作曹參若非臨濟具隻眼爭得維摩相對談萬象森  
羅皆拱北百城迢遞謾遊南直須取惜眉毛落燒却  
山頭洛浦庵宣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龍安之門弟子  
義一持無盡所作照公塔銘語句來時無盡亦歿  
逾年矣余遊二老蓋三十年今俱成千古獨余身在  
然亦折困於夢幻數矣是夜義一先寢於坐念舊游  
如前身事錄兩詩以授之使歸舉似山中之耆年庶  
其哀余之志也

送嚴修造序

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沉奇材而萬峯繞之遂名  
香城顯觀基肇而來老願嗣事而後殿閣如幻出唯  
潮音演法之堂斬新營構四方衲子鴈次猊座下而  
恨香花之館未具有道人嚴公犯衆請行曰吾將化  
十方男女檀波羅蜜之光以藻飾之使蓬萊道山萬  
國春回香積城頭十分月滿於是瑛禪師拊手曰諾  
使其客甘露滅以序送之

四絕堂分題詩序

宣和三年秋七月青社張廓然罷長沙之教官十五  
日渡湘將北歸館于道林寺攜家徧遊湘山勝處如



人經故鄉戀戀不忍去門弟子相守不捨又如癡兒  
之嗜蜜日追隨於晴嵐夕暉之間笑語於千巖萬壑  
之上二十一日會于四絕堂者十人而余適至廓然  
顧嗟嘆息曰愛山吾天性所以遲留未發者眷此邦  
之多奇士也不然吾何適而不可乎余曰東坡嘗曰  
故山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此語殆爲公今日之遊說  
也於是分其字以爲韻賦詩紀其事未及點筆會余  
有急客至馳歸廓然與諸公登清富堂汲峯頂之泉  
試壺源茶下鹿苑寺散坐於青林之下久之並岸而  
北遂經榭林塢至南臺莫夜矣呼燈小酌劇談賦詩

詩成而情不盡飲少而歡有餘是夕風高月黑萬樹  
秋聲廓然長揖飄然而歸道林余使人秉炬追送之  
明白諸公皆以詩來廓然曰湘西蓋冠世絕境而吾  
客皆韻人勝士茲遊也無媿山陰治城子宜序以冠  
羣詩之首余曰唯唯

待月堂序

宣和四年二月辛亥湘西真身禪寺新堂成余同道  
林真教禪師鹿苑希一禪師往登焉堂臨晴湖日光  
下徹俯見遊魚聚立縱望湘西山雲之緘穠草木之  
深密一覽而盡得之真教拊欄哦曰山邊水邊待月



明誓向人間借路行而今却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  
 行路語未卒住持禪師妙德欣然曰吾經行諸方倦  
 矣既老來歸將為終焉之計此句是吾心也希一請  
 以待月名其堂而使寂音記之德公得法於智海佛  
 印清公臨濟十世孫世為泉南人朴茂而歷落者也

德効字序

皇天無親常與善人是耶非耶司馬子長視德無効  
 疑為善未必有祐之辭也伯夷叔齊死越千載有耿  
 光蕭梁武帝亦以餓終而自瑀及邁八葉為相與唐  
 室相終始司馬子長見於天未定之時酌其理則天

之常與善殆不可誣矣譬如松柏之稚厄於牛羊雜  
 於蒿萊人固易而疑之及其天定則傲雪霜而上青  
 冥也南州之西嶽九江之廬阜兩者之麓山川之秀  
 氣所鍾善人隱德之淵藪意功名富貴者輩出而近  
 世特未有著者士論多司馬子長之疑安知盡出僧  
 中乎高氏世為右姓詩禮世其家有奇比丘出焉石  
 門權異中是已吾畏友也以高才卓識振於叢林一  
 時賢士大夫加手足之敬其姪善祐熏蒸見聞惠敏  
 出其天姿老杜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也  
 巽中使余字之余推為德之理以酌山川之勝盛高



氏之遺慶字之曰德效巽中拊手稱善人序以授之

無住字序

珠之為物體舒光而自照置於盆而未嘗定衡斜圓轉不留影迹衆生妙心如之圓實無住龍女獻之達麼悟之良有以也君名悟珠圓明妙心之表也當以無住為字作字說云

師璞字序

充耳琇瑩瑛之珮珥夫珮珂之與琇瑩皆玉之成器者也玉之在璞其質弗妙則難以致用然則能琇瑩珮珂者必在璞而已矣學者質之不妙其安受道吾

所以字僧妙瑛曰師璞

彥舟字序

大釋持海於淨土為親聞如水傳器鳩摩羅什於真丹為四依如印印泥其荷負大法提攜有情之功可書法王之凌煙耶舍尊者閱重翻維摩經歎曰什公真苦海法船也不然何形容不傳之妙乃爾昭著耶當時從之以遊者稱四聖與之上下議論校微爭妙聲振後世覺天之日月苦海之雲雷摩肩並首趨而出可謂盛矣始從中世陵夷賢聖竄伏迄今咸無焉可謂衰矣於佛法衰殘之秋有一比丘粹然而出以



法什自名其志可以支已墜之玄綱續將滅之慧燄  
吾未究其才觀其志亦可以擊節矣耶舍以什為法  
船余字法什為彥舟坐客肯首以為然於是乎書耳

無染字序

起信論曰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滿足  
方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淨淨  
故又曰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  
相淳淨明故夫破和合識滅相續心則曰淳淨智出  
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則曰淳淨明首楞嚴曰淨極  
光通達寂照含虛空皆太淳故淨而明矣故太淳宜

字無染

易季真字序

季真少儼三十歲儼入新年五十三疑我滿懷揣佛  
法解腰抖擻破裙衫大瞻終老同香火小朗平生共  
石巖深炷鑪香待清旦偶聞殘雪落高杉宜和五年  
問覺慈幾何年齒對曰二十三時湘山雪晴五更清  
可掬而啜也覺慈本字敬修取以慈修身吾以謂慈  
皆不若真因易為季真老儼書

穎孺字序

草木之英梗楠蘭蕙也鱗羽之英鳳鳥麒麟也然則



人類亦有英乎公卿士大夫也而僧之英則異是以  
 心空為登第以果位為階品類然無求者出世間之  
 相也橫肩勃萃者大福田衣也彌天之俱載永之  
 孤步世莫能貴賤蓋所謂穎然而出者也五羊僧名  
 惠英年二十餘能折節讀書工作詩而未有字余以  
 穎孺字之

妙宗字序

頃遊鍾山定林讀王文公壁間所書信心銘作橫風  
 斜雲勢知為宗門之光嘆愛久之山中故老謂余言  
 文公絕嗜此文與衲子語必誦之曰歸根得旨隨照

失宗諸法要妙八言足矣有而非知則失宗知而非  
 信其迷旨余偶客石霜與客夜語及之余曰文公聞  
 絃賞音妙合雅曲如此乃知法以不生故一如以虛  
 明故自照唯以自照故如如知白矣如珠之光還自  
 照珠非妙心宗不能爾也坐有嘉禾上人忻然笑曰  
 如照我名也而適捨其義豈偶然也哉余曰嘗有字  
 乎曰未也請妙宗字其名妙宗佳妙年東吳叢林號  
 飽參者一杖翛然如無心雲殊可人也錄其序以遺  
 之

無諍字序



聖如孔子老聃其言不過曰後其身而身先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借三人必欲求師之交四海必欲後其身是其致德之隆知道之奧豈止於不與物諍而已耶曰始於不與物諍故終於天下不與已諍能與夫自堯舜已來未有不知之者何特二君子為然雖吾教亦然契經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祖曰忘機則佛道隆夫與物諍者能忘機乎隆之字於文從降從生王文公曰降者隆之道是降屈自下者所以致隆也彥隆宜字無諍無諍生於極南志學之年則其藝已秀出流輩校于有司如探懷而取之今未

壯歲又能訪道四方期有所豎立以端正頽綱其才敏惠如泉之穉蒙如雲之膚寸有雨天下達于四海之理固吾子字之而已尚恐其以氣自多故為字說因以告之獨不知是其意否乎

寂音自序

寂音自敘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乃依三峯龍禪師為童子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依宣秘大師深公講成唯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南歸依真淨禪師於廬山歸宗及真淨遷洪州石門又隨以至前後七年



年二十九乃遊東吳明年遊衡嶽又三年而真淨終於庵自湘中歸拜塔將終藏於黃龍而顯謨朱彥世英請住臨川北禪二年退而遊金陵久之運使學士吳弁正重請住清涼入寺為狂僧誣以為偽度牒且劾連前狂僧法和等議訕事入制獄一年坐覺惠洪名著縫掖入京師大丞相張商英特奏再得度節使郭天信奏師名坐交張郭厚善以政和元年十月二十六日配海外以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到瓊州五月七日到崖州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蒙恩釋放十一月十七日北渡海以明年四月到筠館於荷塘寺十月

又證獄并門五年夏於新昌之度門往來九峯洞山者四年將自西安入湘上依法卷以老館雲巖又為狂道士誣以為張懷素黨人官吏皆知其誤認張丞相為懷素然事須根治坐南昌獄百餘日會兩赦得釋遂歸湘上南臺以宣和四年夏釋此論明年三月四日畢停筆坐念涉世多艱百念灰冷時年五十三矣追繹達摩四種行作四偈無求行曰形恃美好今已毀壞置之世路自覺寒磧始緣飢寒致萬憎愛欲壞身衰入此三昧隨緣行曰此生夢幻緣業所轉隨其所遭敢擇貴賤眠食既足餘復何羨緣盡則行無



可顧戀報寬行曰僧嬰王難情觀可醜夙業純熟所以甘受受盡還無何醜之有轉重還輕佛恩彌厚稱法行曰本無貪瞋我持戒忒食不過中手不操楮風必頓息而浪漸盡離微細念友名見性既說是偈併載於此時省觀焉嗚呼孫思邈著天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寂音之禍奇禍也因禍以得盡窺佛祖之意不能文以達意以壽後世則思邈之論可信也

記語

記西湖夜語

余舊閱洞上語句知悟本禪師一宗蓋神明石頭之道者也石頭爲物之旨見於參同契而法眼所箋盛傳世間讀其詞與余昔所聞多異因跋于後以自誌而吾友睿廓然見之謂余曰公以法眼之玄悟尚未爲知石頭之論駭人視聽業已出其語曷不亟談其故而微出疑論於其後何也余曰古之聖人有所示其言未嘗不略也非痛愛其法也以謂不略則學者不思不思而得者聞異論則惑非居之安之意余非敢上配作者然立言之體要自不得不爾雖前設



未能別白其意者當試廣之夫正傳至六世而大振天下謂之宗門宗門所趣謂之玄旨學此道者謂之玄學當時之人根性猛利臻其妙者不可勝數雖石頭大恐後世不能完聞其說故見於語言此參同契之所由作也所謂宗旨者以三句標準之乃體中玄意中玄句中玄自靈源明皎潔句意相綴延至於然於一一法依根密分布處乃體中玄出又自本末須歸宗開達錯綜至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處乃句中玄也如宗門所論以明暗相對如步之前後以理事如函蓋箭鋒之相應則非無功至玄之旨故反破

曰萬物即有功物之有功則可名求之乎故終其言曰乘言須會宗以此也言有上中句有清濁暗則合其言明則亦不違其句此其所以門門之境華參錯回互而寂然依位而住也自是而論蓋石頭以三玄旨趣示於此所明法眼所談但體中玄而已故追逐其句辭而即解之而不復顧首尾立言之意也昔薦福古禪師論三玄旨趣號為明表亦曰體中玄甚合法眼宗枝以其言印余之心合者甚多但不欲亟言之也今廓然之言為駭人視聽且使亟言之其知我愛我之深亦

惟今不復詳論之則聞者安得不



以余為誇也古之人其身可以折辱困窮之而不能屈其言者以有理也余之所談者求理之所在初不謂有法眼也法眼而之理之所在非余之所能也人之觀聽雖駭亦非世所恤也廓然笑曰安得起法眼與子辯吾不能曉子矣余歸述其語以連前說以示同學云

記徐韓語

徐師川曰達磨西來自五天無別職事欲傳法度生耳既不契梁高祖即北遊魏面壁坐者九年得可祖而後去初不聞張大其聲名聚千百間漢為部曲見

王臣高尻而揖循廊而趨不敢仰視夫荷擔如來祕密大法得如達磨乃可稱嗣祖沙門也韓子蒼曰真宗皇帝嘗欲廢太平興國寺為倉詔下之日有僧唐突以謂不可廢真宗使中使諭旨曰不聽廢寺即斬仍以劍示之祝曰僧見劍怖懼即斬不然即赦之中使如所誡僧笑引頸曰為佛法死寔甘甜之有如是一僧乃可稱衲子也徐韓二公今縉紳之望皆留神內典而見識議論如此聽之令人如雪中見西河諸峯不勝爽氣

季子夢訓



湘山逸人毛文仲蓋東坡蘇公江湖遊舊也公歿餘  
十年而文仲之子學成更其名曰在庭已而夢公授  
以字曰季子季子喜忘寢飯客疑以問余余曰孔子  
夢周公因慕周公晚而歎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  
見周公則平日所常夢也明矣季子慕公而夢見之  
固其所也又何疑焉然孔子削迹伐樹不以為衰而  
以不夢周公為衰季子僮依純袴谷量牛馬不以為  
悅而以夢東坡為悅夫聖賢之受材相遠如天淵而  
其好善之同弗間毫髮也客曰以季子字在庭謂何  
余曰世莫知其說余獨知之公於西漢尤愛賈生蘇

子卿非直愛其文如盎盎之春藻飾萬物與其屹若  
砥柱蕩磨驚濤也愛其知為臣之大體而已生為懷  
王傅王墜馬死生哭泣至死寧獨不知哭泣不能生  
王於死中耶其心以謂職傳而王終非其道也子卿  
使虜不肯辱命雖食糲寢焠牧羊海上起止仗漢節  
李陵諷使降則請効死于前子卿寧獨惡其生耶其  
心以謂職稱奉使敢愛死哉東坡意若曰至士立朝  
之節而遠有不同然其學同出於吳季子而不可誣  
也季子掛劍徐公之墓不以死生背其心則稽之操  
履何嘗以用舍背其心今死向千載其蹇蹇凜凜之



撰述  
姿未嘗不在漢庭也公以季子字之如易之垂象意於不言之中使學者自求之耳客噫嘻曰觀東坡復生不能自解免矣遂去

答郭公問傳燈義

太尉都承旨問所謂傳燈錄是何義對曰昔達磨大師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達磨大師乃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來教外別行傳上根輩人始疑之久而疑信者相半艱難險阻六傳而至曹溪大鑒禪師當唐神龍中天下之疑卒不疑勝信者之多於是源分派別

而為南嶽青原兩宗枝派蔓衍而為雲門臨濟曹洞為仰與大法眼之五家其道遂大振於聖朝景德中東吳僧道原披奕世之祖圖集諸家之語錄由七佛以至大法眼禪師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二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詣闕上進奉冀流布章聖皇帝詔翰林學士右司諫知制誥臣楊億等同加刊削裨之裁定夫所謂佛心印者眾生靈智之府也其體本自妙而常明雖萬類紛然日用殊趣而文彩粲然明了不差毫末其知之者謂之神通光明藏謂之光嚴住持其不知者謂之生死趣謂之無明始



自故證發雖悟如釋迦文佛亦緣然燈記前則師承  
機語之自其可廢也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  
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  
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經者妙光法師得其  
證者普明如來維摩經為魔女說法曰有法門名無  
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  
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佛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是其道意亦不滅盡隨  
世說法而日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此其義也  
又問如何是傳燈旨要曰晝夜分明曠他一點也不

得

記福嚴言禪師語

余既至衡山福嚴長老言公曰今年五月當有災不  
可逃過是乃畢世安適耳問其故曰運厄於珀鬼耳  
五月二十八日太原造大獄來追對驗十月六日得  
放夜宿溝鎮中中夜行荒陂陰晦迷失道路有光飛  
來照行坐休則光為止起進則導之至榆次凡百里  
而曉光乃沒於是口占曰大舜鳥土往盧能漁父歸  
神光百里送鬼事一場非明年春見超然於海昏夜  
語及之書以示素所辨送者因覺先忠無外政和五



年三月二日題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四

丹陽居士賀懋功懋官懋敬懋昭共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對長洲徐普書建陽鄒友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